

柳滩我碰了个鞑老板，学了两句蒙古话吃了两个酸酪干；第七天那长牙店我住店没店钱，叫一声长牙嫂子你好可怜。在家中无生计西口外行，到口外数不尽艰难种种。上杭盖掏根子自打基坑，下黄河拉大船二鬼抽筋。钻后山拔麦子两手流脓，进后套挖大渠自带囚墩。沙壕梁锄靡子腰酸腿疼，高塔梁放冬羊冷寒受冻。大青山背大炭压断背筋，走后营拉骆驼自问充军。翻坝梁刮怪风两眼难睁，过河路耍水拔断儿根！东三天西两天无处安身，饥一顿饱一顿饮食不均。住沙滩睡冷池脱鞋当枕，铺蒿草盖星宿难耐天明。遇“传人”遭瘟病九死一生，沙窝里碰土匪险没儿送命。客了包头没营生干，背上铺盖进后山。在西口路上，类似于《走西口》的作品不知留下了多少。本地一位民俗学家一语道出真缔：那些在黄河上“撑船的”，库布其沙窝子里“掏根子的”、大青山上“烧勾灰的”，后拐沟里“背碳的”，大后山坡上牧羊的，赶着胶车走路的，以及走街串巷打躺柜、割风箱的，都是



二人台《走西口》剧照

走西口人的生活写照。正是这些普普通通的走西口农民，把地地道道的农耕生活带到了西口外，与蒙古族兄弟“打一回伙拼”，各民族间的情感就拉近一层，久而久之成为一家人。

其次，“走西口”是一段二人台小戏。曾经有一位二人台艺术工作者经过研究与整理发现，在山西、陕西、河北、宁夏、内蒙古一带仅与《走西口》有关的曲调就有200多首，曲调中有三分之一系原始民歌体裁，但总体相似度高。这是只有民族大融合地区才会有的一种语言表达方式，尽显民间地域文化的相关性。《东山上点灯，西山上明》是山西脍炙人口的民歌，但其在河曲、保德等地也唱，人们百听不厌，因为那是走西口人的生活写照：东山上点灯西山上明，你走我在活不成。听说哥哥要起身，小妹妹哭成个泪人人。揪位你那胳膊拉位你那手手，浑身软来心尖尖抖。我在东来你在西，什么人留下个活分离？泪蛋蛋本是心上的油，谁不心疼谁不流。走一回西口留一道踪，活活挖了妹妹的心。送哥哥送在大门外，两腿发软我回不来。哥哥走来妹子瞭，泪蛋蛋抛在大门道。瞭得哥哥翻过山，手巾擦泪擦不干。哥哥走了西口路，妹妹的真魂魄你带走。

走西口作为一种文化记忆，随着历史成为地域文化的符号，已经深深印在群众的心里，并一代代的传承下去。

再次，《走西口》是一部戏剧名。